

人间佛教小丛书（二十四）

「一笔字」的因缘

阿彌陀佛
無量壽
度一切苦厄
念
垢
百福吉祥
和氣生財

B

3948-49

20141

24

星云

星云大师 著

B948-49

20141

24

港台

人间佛教小丛书(二十四)

「一笔字」的因缘



星云大师 著

人间佛教小丛书（二十四）

「一笔字」的因缘

作者：星云大师

照片提供：佛光缘美术馆

发行：宜兴大觉寺

联络处

上海大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地址：200233上海市徐汇区桂箐路111号8楼

电话：021-64959237

传真：021-64959231

网站：<http://www.fgsdj.com>

E-mail: dajue111@hotmail.com

宜兴大觉寺

地址：214236江苏省宜兴市西渚镇大觉寺

电话：0510-87376181

传真：0510-87376185

扬州鉴真图书馆

地址：225007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鉴真路1号

电话：0514-87755311

传真：0514-87755322

扬州滴水坊

地址：225009江苏省扬州市京华城生活广场4楼

电话：0514-87962987

传真：0514-87962967

无锡滴水坊

地址：214000无锡市北塘区运河公园16号滴水坊

电话：0510-82801861

传真：0510-82801862

苏州嘉应会馆

地址：215004江苏省苏州市枣市街9号

电话：0512-68362745

传真：0512-68362747

发行的话

为落实“人间佛教”的理念，公元2001年1月，由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所发起创办的《普门学报》，广纳各宗各派、中外古今的论说，从不同的思想观点，研讨佛法，将21世纪的佛教全貌，呈现给普罗大众。

《普门学报》发行至今，深受海内外各界的好评与珍藏。其中，星云大师“人间佛教”的论著引起大众热烈回响，纷纷来电索取单行本；更有一些信众愿意发心助印，以方便与人分享结缘。秉持佛光山“给人信心、给人欢喜、给人希望、给人方便”的工作信条，为不负大众期盼，乃陆续发行《人间佛教小丛书》，将星云大师“人间佛教”的论著广为流传。

“人间佛教”的思想，是今日人类的一道光明，也是复兴佛教的不二法门。星云大师希望抛开过去玄谈、考据，甚至批评、辩难的佛教，他把佛教的研究论述落在当代的社会，着重于社会层面的研讨，致力于家庭伦理的建设。期望透过《人间佛教小丛书》系列，让人间幸福，社会和谐。

经云：“诸供养中，法供养第一”，我们欢迎十方大众助印《人间佛教小丛书》，并代为赠送给各界人士；藉此法布施，当能种植善根，自利利他，福慧圆满。

B948-49
20141
24

港台

人间佛教小丛书(二十四)

「一笔字」的因缘



星云大师 著



仁



王



義

臨江府志

居

仁王義居



「一笔字」的因缘

2009年的年底，徒众如常法师为我举办了“一笔字书法展”，在世界各地巡回展览，说起这个因缘，还是拜疾病所赐。

我这一生一直与病为友，五十几年前，因为倡导影印大藏经，把腿子压坏了，医生说恐有锯断之虞。我当时心里想：失去双脚，正好可以专心写文章。后来，心脏出了问题，我也想，正好体会“人命在呼吸间”的可贵。四十多年前，我因过度的饥饿，罹患了糖尿病，数十年来，倒也相安无事，只是这些年来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，使我的视力逐渐减弱，甚至人事物渐渐模糊看不清了。经过美国明尼苏达州梅约医院的诊断，说我受了糖尿病的影响，眼底完全钙化，没有医好的可能了。

2009年5、6月间我在佛光山，因为眼睛看不清楚，不能看书，也不能看报纸，那做什么事好呢？



2009年12月18日台北佛光缘美术馆“一笔字书法展”开幕典礼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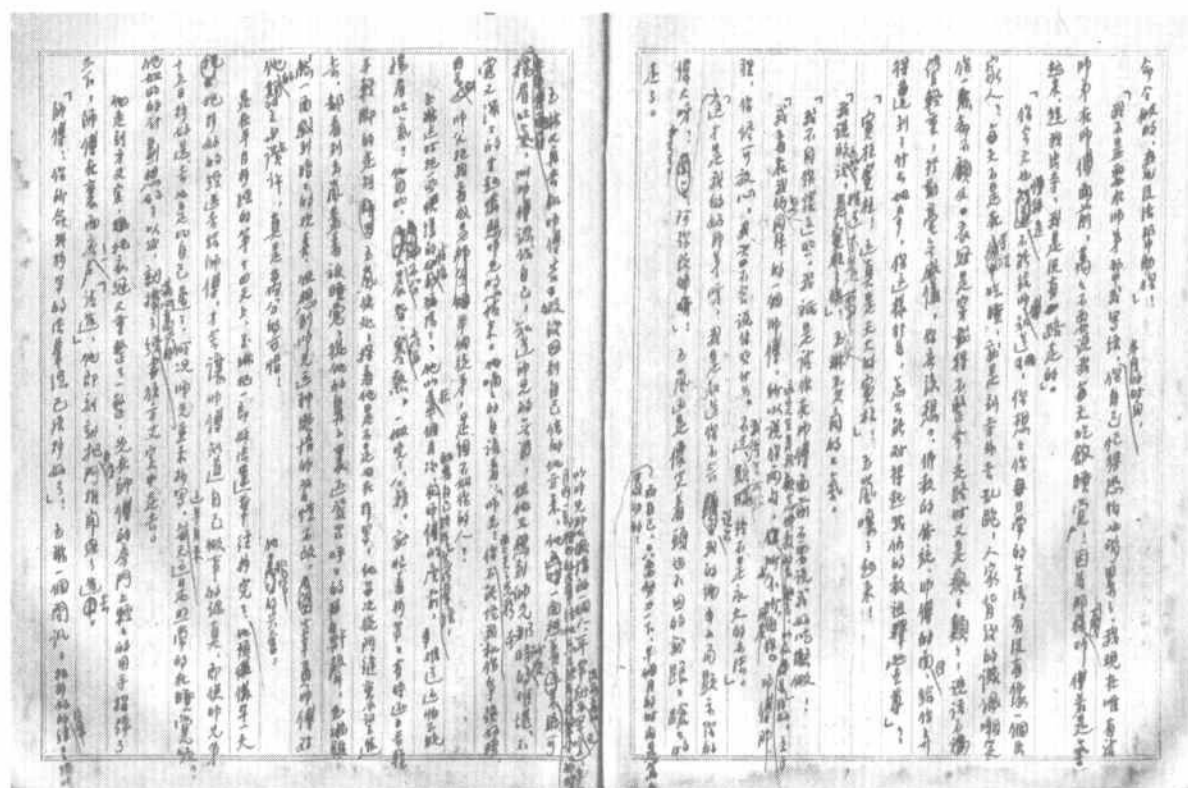
大师认为自己的字写得并不好，他谦虚地说：“大家不要看我的字，要看我的心。”

想到一些读者经常要我签名，有些朋友、团体也会要我替他们签署、写字，“那就写字吧！”因为我眼睛看不到，只能算好字与字之间的距离有多大的空间，一沾墨就要一挥而就。如果一笔写不完，第二笔要下在哪里，就不知道要从什么地方开始了。只有凭着心里的衡量，不管要写的这句话有多少个

字，都要一笔完成，才能达到目标，所以叫“一笔字”。

说到写字，八十多年前，我出生在江苏扬州一个贫穷的家庭，从小没有进过学校。虽然是童年出家，在寺庙里成长，寺院里的老师对我们的管教非常严格，不准我们随便把眼睛睁开来看，如果睁开眼睛看，他说：“你看什么？哪一样东西是你的？”因此我经常闭起眼睛十天、半个月不看。老师不准我们看，也不准我们说，正值年少时期的我，常常不自觉就张口说话。只要一开口，老师就是一个耳光下来，说：“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佛殿、教室里，有你资格讲话的地方吗？”对的，我没有资格讲话，所以我也经常一年半载没有开口说话。

在寺院丛林这种严格要求的教育下，虽然不是绝对没有时间看书、写字，只是当时正逢中日之战，寺院里穷得连饭都没得吃，根本没有钱买笔和纸，甚至连铅笔都没看过，更遑论写书法了。因此，对于写字，虽然不是完全外行，总不能算是会写字的高手。



大师著作《玉琳国师》手稿。

早期刚到台湾时，虽然没有写毛笔字，但是因为教书的关系，要在黑板上写字，也因为要编辑杂志、写文章，常常要写钢笔字（早期还没有原子笔），《释迦牟尼佛传》、《玉琳国师》，当初的草稿都是由沾水钢笔写成的，到现在还存放在佛光山宗史馆里。这就是我整个写字——所谓写“书法”的历史了。

六十年前，我住在宜兰雷音寺，这是一所“龙华派”的小庙，后来经过我的努力，把它拆除重

建，楼高四层，但是建成以后不得经费加以粉刷装修。一年又一年，就这样将就的供给信徒礼拜。每年一次的“佛七法会”，总觉得没有粉刷的殿堂太过简陋，怎么办呢？我就购买最便宜的“招贴纸”，写一些鼓励人念佛的标语贴在墙壁上，稍微美化一下佛堂，大概每次都要写到一百张左右。那时候，也找不到书法家来写字，不得已只有自己动笔，虽然自己感觉不成字体的这许多字不能看，也不能见人，但也不得办法，总觉得做事情“求人不如求己”。字贴在墙上时，连自己都不敢去看。

就这样，我在宜兰连续住了二十六年，二十六年的“佛七法会”，我每一年都要写一次标语，自觉平常并没有练习，所以没有进步。我觉得我这一生有三个缺点：第一，我是江苏扬州人，乡音腔调至今改不了，尤其学过多次的英文、日语，都没有成功；第二，我不会唱歌，梵呗唱诵不好，实在愧对做为一个出家人；第三，不会写字，因此就没有信心。所以我后来经常对人说，你们不可以看我的字，但可以看我的心，因为我心里还有一点慈悲心，可以给你们看。

说起写字的因缘，大约是在1980年代，当时我在台北弘法，住在民权东路普门寺，寺里正在举行“梁皇宝忏”法会。因为四周围很小，除了佛殿以外，其他都不容易有空间走动，于是我就坐在一个徒众的位置上打发



时间。刚巧，这个徒众在桌子上留有毛笔、墨水、砚台，我就顺手在油印的白报纸上写字。这时候，有一位信徒，名字也记不得了，他走近我的身旁，悄悄地递给我一个红包。我一向不大愿意接受信徒给予红包，因为在普门寺进出，就算是和信徒讲话、说法，也都是从后台进、后台出，没有和信徒有个别的接触。这一次，这位信徒终于找到机会，从我身边经过，把红包递给我。我打开一看，赫然

十万块新台币，“不该有这么大的红包吧！”我赶紧找人把他叫回来，要退还给他，他怎么样都不肯接受。在那样的情况下，拉扯也不好看，我就拿起我手边刚写好的一张纸，上面写了“信解行证”四个字，我就说：“好吧！这张纸就送给你。”我总想，应该要有个礼尚往来才是。

得到这一张纸的信徒，他拿到佛堂里面跟人炫耀，大概他向大家说是我刚才送给他的字。在那个佛殿里，大约有四百人在拜忏，听到这件事，也想要跟我要求送他们几个字。这位信徒就向大家说：

“我是出十万块供养才有这张字的。”信徒们基于他们的信仰，平常对我除了听法以外，也不容易建立关系，纷纷藉这个机会要求说：“我们也要出十万块钱，请大师送一张字给我们。”

因为信徒的盛情不好违背，第一天我就写了四百多张，因为平常没有练字，写得我手疼腰酸背痛。第二天，又是一场法会，也大约有四百人左右，听到昨天的情况，又纷纷前来跟我要求一张字，也是以十万元做为红包供养。就这样，我忽然收到好几千万，当时也记不清正确的数字了。我从



藉由写字的因缘，大师筹建创办了西来大学，上图为该校校门口。

小在寺院里长大，没有用钱的习惯，忽然有了这么多钱，怎么办才好呢？我这一生，与其说我是一个和尚，不如说我是一个办教育的人，那时，正好在美国洛杉矶准备要筹建西来大学，我就把慈庄法师找来说：“这些钱够你去筹备了。”不管字好与不好，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，我能可以藉由写字的因缘，写出一个西来大学来，就鼓励了我对写字的信心。



西来大学第一届毕业典礼，大师与师生合影。

后来国际佛光会成立，他们常常在各地举行义卖会、筹款餐会，都来跟我要求一、两张字跟他们结缘，甚至于社会上的慈善义卖，也要我替他写字。我自觉自己的字实在写得不好，可是想到为善不能落于人后，大家既然不嫌弃，只得硬起头皮用心来写。

有一次，潘维刚小姐为妇女儿童安全基金会举行义卖，听说我的四个字竟然卖了一百万。后来又